

专家观点

我国非遗研究人才培养面临三大问题：

研究和培养机构分散 学科发展不成熟 人才培养缺乏统一规划

王宪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世代相承的文化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文化生态环境正发生巨大变化，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要做好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除了全面保护和积极培养传承人之外，非遗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和素质情况，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非遗保护的瓶颈。如何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非遗研究人才资源，已成为目前整体推进非遗保护工作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非遗研究人才培养现状

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队伍情况看，由于各种类型人才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培养机构与人事管理机构交叉混合，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运作协调的管理体系。但一个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就是该领域的专业研究人才的数量正在日益增多，并在具体学术实践中逐步规范和成熟。

日益多元的研究机构为非遗研究人才的成长搭建了平台。近年来，随着我国对非遗研究工作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非遗研究的专门机构并设置了专门编制。统计资料显示，进入21世

纪之后，我国成立的非遗研究机构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基层成立的地方性非遗保护和研究机构更表现出良好态势。例如，自2004年以来，我国高校中有意识强化非遗保护和研究学科建设的单位超过30家，其中有9家提出明确的学科建设规划和相关教学要求。这些非遗研究机构往往承担着国家和地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项目，并培养有关研究人才，为非遗的确认、保护、研究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保证和学术支持，是目前非遗专业人才较多且相对集中的地方。

非遗研究人才培养的层次性初步形成。尽管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非遗学科建设问题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程，但高校和研究机构真正开展非遗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直到近几年才渐成气候。

本科生教育形成一定规模。目前一些高校中开设了非遗专业，专业招生不断规范，报考人数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如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设有人文学院文化遗产系，培养本科生，每年数十名本科毕业生走向社会。

硕士研究生培养步入规范。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教育更注重专业特色和研究能力，成为培育非遗研究高层次人才

孵化器。如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作为国内较早进行非遗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办学的十几年间，培养的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数以百计。

博士研究生招生引起关注。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坚持培养教师 and 注重理论研究的科研人才与应用研究人才并重，具有“学术兼顾”的特色。目前我国一些教学、科研机构已经在一些特色领域招收与非遗相关的博士研究生。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非遗研究人才队伍在近几年得到迅速发展，尽管与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迅速发展相比，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非遗研究人才状况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但总体上看，非遗研究人才、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充实。

非遗研究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

研究机构分散，人才价值体现不充分。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立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非遗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或研究部门，但不同地区和部门在建立机构的目的、形式和研究内容上有很大差别。有的非遗研究机构由文化管理部门设立，有的则由教育部门认定，有的由教育实体自己设立，还有的社会团体按照当地需要而临时组建。这样就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遗研究机构的社会认知度和专业特色。同时，机构的不规范往往会出现政出多门、重复建设和人浮于事的现象，给非遗研究人员的和管理带来相应的问题。如有的没有长期发展规划，只是为了本地区目前的申遗工作；有的是为了迎合目前学科发展需要；甚至还存在着研究人才不能用、不适用、不够用现象。

职业取向不明确，研究人员缺乏身份认同。价值观、动机和需要是制约一个人选择何种职业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目前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对非遗研究机构缺少刚性标准，导致一些研究者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不明，经常游离于非遗专项研究之外。从目前对一些非遗研究机构人员情况的跟踪调查可以看到人员分散、缺乏人才发展的统一规划等问题，甚至在研究人员的实际工作中存在“三多”现象。一是散兵游勇多，有的研究者只是凭一时兴趣涉猎非遗研究，并没有专门从事此项研究的知识储备；二是兼职现象多，有的研究者身份多变，身兼数职，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三是短期研究多，有些非遗工作者只是为了眼前功利性目的而做些临时性研究，没有职业意识和长远目标。

学科发展不够成熟，整体协作能力欠缺。非遗研究是200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后才真正兴起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尽管目前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些非遗学科的模式，但如何将这些模式规范化为科学体系，却显得力不从心，较短的学科发展历程不仅表现出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的捉襟见肘，而且学术理论的提升更成为学科发展中亟待破解的难题。这种情况说明，非遗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的真正建立还任重道远。虽然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了非遗方面的学科或课程，但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足够的师资储备。在教材方面，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等一些必要的专业教材和文献积累还相当匮乏。一些高校非遗学科建设跟风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同时，研究人员各自为战，对微观研究普遍看好而宏观把握相对不足的局面可能会削弱非遗学科的体系建构，成为制约今后学科长远发展的桎梏。

综观近年来我国的非遗研究人才培养建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形成一支与非遗保护现状和机制相适应的研究人才队伍，必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日，一场大规模的集体汉式婚礼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130对新人，在传统仪式中许下幸福盟约。典礼选用了专门定制的几案、铜盆、汉盆、葫芦杯等道具，婚礼现场的场景布置、新人婚服、婚礼程序等，也完全是依照古法进行设计，重现了汉式婚礼的习俗。图为工作人员为婚礼做前期准备。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书画界的人提起砚台，都知道“南有端北有易”。近年来，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继承和发展了易砚千百年来的传统工艺，并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将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为古砚注入了青春活力。

易砚又名奚砚、燕畿乌金砚，产于河北省易县，相传始于战国，盛于唐宋，为历代宫廷贡品。易水砚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洪利说，他们生产的砚所用的石材全部采集于易县的狼牙山，而雕刻则全部是用传统的手工作业来完成的。在邹洪利看来，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陈之高雅，藏之升值”的中华瑰宝。为尽快提高制砚艺人的艺术素质，邹洪利经常聘请专家和制砚名师来厂讲课传艺，并邀请专业的设计人才来厂讲授易水砚的创意设计，希望大家在提高制作工艺的同时，能让这一民间工艺与现代设计艺术相结合，以提高易水砚的文化含量。

在实践中，他们坚持传统砚雕工艺，在设计上则结合了现代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如今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的产品已打破了龙砚、凤砚、龟砚等固

有品种，新研发出以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为背景的八仙过海砚、嫦娥奔月砚、太白醉酒砚、十二生肖砚等几十个系列上百种造型。邹洪利说：“应该说文

化创意让这一古老行业焕发了活力，如果没有创新，仅仅依靠过去的传统工艺和造型，企业在今天就很难得到发展。”据悉，为满足人们对茶文化的需求，该公司还延伸了他们的产业链，雕刻大师们设计开发出了在中国茶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茶具——易水石质茶海，使公司的产品销量翻了一番。

创意不仅增加了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的产值，推动了整个企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老百姓致富。做茶海的石材取自太行山中的废石头，因为它们奇形怪状，垒墙都垒不了，价格非常便宜。邹洪利和他的创意团队结合石头的天然纹理、色彩和造型，融合雕刻、书画等艺术，设计出来的作品高雅实用、美观大方，深受客户欢迎。邹洪利说：“古老的砚雕艺术让石头在无形中就增了值，原来一吨石料几百块钱，现在在一块石料就可以卖到数千元。”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如今易水砚已发展成为易县的一个品牌，其产品也不断销往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深圳等3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用传统二元纸成本无疑很高，但徐家辉认为用相对便宜的宣纸印出的年画“有点儿四不像，根本不算梁平年画”。

传承后继乏人是徐家辉担心的第二个问题。他表示，只要有人愿意学，能坚持传统的制作工艺，不走捷径，他便会把所有的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梁平县政府正在筹建“梁平木版年画传承基地”，他特别希望这个基地能落户在屏锦镇，因为屏锦是梁平年画的发源地，这里有它的根脉，见证着年画的起源、发展、繁荣、没落及再生。目前，徐家辉在现有年画的基础上，正根据老版年画进行积极的复刻复绘，以求让尽量多的年画种类恢复起来。“辉煌时梁平年画画种过千，单是门神画便有600余种，自己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哪怕一年恢复一种，只要坚持下去，也总是能给后人留下一些研究的资料。”



徐家辉

各地

景德镇陶瓷制作工艺纪录片获奖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郭强）记者从江西省景德镇市获悉，由景德镇市广播电视台选送的纪录片《中国心跳·守確人》在日前落幕的《第45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纪录片竞赛单元“雷米”银奖。

据介绍，《中国心跳·守確人》讲述了一个用传统工艺生产陶瓷原料“釉果”的工匠——詹金福的

一天。影片以朴实的画面记录了他制作“釉果”的过程，并透过对他的内心描述，反映出千百年来中国瓷都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们的质朴、勤劳、智慧和坚韧，向世界展示了景德镇的历史和现状。

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61年，每年吸引全球数千名电影人参赛。

西宁非遗传承人忙“充电”

本报讯 近日，由青海省西宁市文广局和市群艺馆联合主办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青海平弦、青海汉族民间小调培训班”在西宁开班，西宁市下辖四区三县的青海平弦和青海汉族民间小调的代表性传承人、基层非遗保护工作者等参加了培训。

西宁市是一个有汉、回、藏、蒙古、满、土、撒拉等民族聚居的城市，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23%，非遗资源异彩纷呈。近年来，由西宁市申报的青海平弦、青海越弦、西宁贤孝、青海汉族民间小调4个项目，已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

中青海平弦是青海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演唱者手持筷子，一手夹碟碟互相敲击掌握节奏，曲调优美抒情、温柔婉转，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为了有效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项目，提高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和水平，主办方决定举办此次培训。在培训班上，青海省民俗、曲艺等方面的专家为学员们讲解了当前的非遗保护工作形势、解读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传承人的保护方式、青海平弦及青海汉族民间小调的基本知识等，使基层的传承人接受了系统的培训。（王紫）

“六合猪头肉”申报工作引争议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南京六合猪头肉制作技艺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此，网友们观点针锋相对，有的予以支持，有的则表示惊讶和不解。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六合猪头肉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南京市六合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尚未被推荐申报南京市级非遗名录。

该负责人表示，申报国家、省、市、区级非遗名录的条件是有所区别的，要根据该项目的历史、

文化、科学价值和传承保护状况等来进行全面考量。六合猪头肉制作技艺于2008年被六合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六合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据介绍，南京市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有91个项目，其中涉及到传统饮食烹制、制作技艺的项目有6项，包括盐水鸭制作工艺、绿柳居素菜烹制技艺、刘长兴面点加工制作技艺等。其中南京板鸭、盐水鸭制作工艺已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讲述

“德和泰”的当家人

——记重庆梁平木版年画传承人徐家辉

蒲 娇

重庆梁平木版年画起源于明嘉靖年间，发展于清康熙时期，繁荣于民国初期。1958年后，由于受现代印刷业、民众生活习惯的变化及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冲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梁平县历届政府的重视下，梁平年画才得以恢复生产。2006年，重庆梁平木版年画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前，笔者一行赴重庆对梁平年画的传承人进行了探访，以期了解梁平年画的近况。

开店一年多没卖出去几张

梁平年画造型粗犷古拙，色彩火热喜庆，有着鲜明的巴渝特色。相传，历史上在梁平县屏锦镇曾有“家家雕木刻版，户户描绘丹青”的盛景，有作坊上百家，画种过千，年产年画最高时可达4000万份，其中著名的作坊有信力号、源兴号、正兴号、德和泰、恒泰正等。但如今在屏锦镇，只有德和泰一家老字号按照传统制作工艺恢复了生产，它现在的当家人是徐家辉。年近五旬，是梁平木版年画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他的作坊里能做年画的只有他和妻子李相容、侄子徐晚峰3个人。

徐家辉现居住在屏锦镇芋术村，据悉，为了鼓励当地的年画创作，梁平县政府在屏锦镇上给了徐家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但开店一年多，年画没卖出去几张，后来就一直关着。徐家辉说，现在年画的销售范围、销售方式及购买人群与过去有较大差异。“过去在年画兴盛时期，屏锦镇被称作小重庆，许多客商在冬至前后便会云集到这儿等待年画作坊印制出的新画样，直至腊月初才四散而去。”

继承并不等于保守

据史料记载，梁平木版年画鼎盛时期，屏锦本地商人会挑着年画去山西、贵州、云南一带沿途贩卖，有的还在上海、汉口等地开设分店，常年销售年画，不少年画甚至远销到国外。

徐家辉说，历史上梁平年画的内容多为门神画及戏曲题材，消费对象多是平民百姓。现在，来购买梁平年画的消费者多为收藏之用，订购的渠道基本上是通过展览会、交流会等，也有一些外地人慕名而来，直接到徐家辉家中购买。有时徐家辉也会接待来画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他的作坊里能做年画的只有他和妻子李相容、侄子徐晚峰3个人。

对于梁平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发展，徐家辉有自己的看法。他

认为继承并不等于保守，在年画制作方面，有些地方进行改良会更好，但制作工艺的核心技术一丝一毫都不能变。比如，在颜料的选择上，他已经开始尝试做一些改革。传统的着色多用品色，而这种颜料的优点是较为经济，缺点是色彩附着力差，贴在门上几个月就会褪色。后来经过反复实验，他最终找到了一种利用矿物质原料调和颜料的方法。虽然调制这种颜料比较费时，成本也较高，但是在色彩的饱和度和持久度方面都比过去有所改善。

尽量给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现在徐家辉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年画原料的匮乏，二是人才培养的问题。

梁平木版年画对纸张的要求非常特殊，必须要用一种用百家竹制成的二元纸。过去当地做纸的作坊非常多，但由于制作工序繁杂、成本高，目前仅剩下一家作坊在经营。对此，徐家辉总是忧心忡忡，“我怕人家哪天突然不做纸了，我的原料就成了问题。为了让他们继续做下去，我有时会给他们带去一些做纸的工具，订购也都是先交好定金，承诺将店家所做的二元纸全都买走，人家才勉强答应给做。”可就是这样，